

乙丑  
重編

飲冰室文集

冊  
壹

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

卷七十三

第四集十五

新會 梁啓超

歐遊心影錄節錄（續前）

倫敦初旅

一 戰後霧中之倫敦

二月十二日正午，船將攏岸，丁徐二君已偕英使館各館員乘小輪來迎。我們相視而笑，算是合抱繞世界一周了。我們纔登岸，戰後慘淡淒涼景況，已經觸目皆是。我們住的旅館，雖非頂闊，也還算上等。然而室中暖氣管是關閉了，每個房間給一斗多的碎煤，算是一日二十四點鐘的燃料。電力到處尅減，一盞慘綠色的電燈，孤零零好像流螢自照。自來火的稀罕，就像金剛石，我們有煙癖的人，沒有鑽燧取火的本領，只好強迫戒掉了。我們在旅館客屋喫茶，看見隔座一位貴婦人從項圈下珍珍重重取出一個金盒子來，你猜裏頭什麼東西呢？哈哈！是一小方塊白糖，他連客也不讓，劈了一半，放在自家茶盃裏，那一半仍舊珍珍重重交給他的項圈。

我想我們這幾年在本國，真算得統袴子弟，不知稼穡艱難。自想自從貨幣生計發達以來，世人總以為只要有錢何求不得？到今日也知道錢的功用是有限度了。又想在物質文明享用極豐的歐洲，他們為國家存亡起見，萬眾一心，犧牲幸福，忍耐力之強，著實可敬。但經過此番之後，總應該覺得平常舒服慣了，方便慣了，也算不得一回好事。在物質的組織之下，全社會像個大機器，一個輪子出了毛病，全副機器停擺，那苦痛真說不盡。只怕從今以後，崇拜物質文明的觀念，總有些變動罷。

黃公度的『倫敦苦霧行』，頭一句是『蒼天已死黃天立』。我們到歐洲破題兒第一天受了這個印象，是永遠不能忘記的。我們在馬車上望見那將近西沒的太陽，幾個人費了一番徹底的研究，纔判定他是日是月。晚上我和子楷散步，遠遠見有一團朦朧紅氣，我猜是街燈，子楷猜是鐘樓，那裏知道原來就是日間誤認的月光。日月燈三件事，鬧得一塌糊塗，這不是笑話嗎？我但覺受了極溼極重的空氣壓迫，兩顴骨緊張作疼，往街上散步多時，才稍好些。無怪英人拿戶外運動競技等事，當作人生日用必需，漸漸成為公共嗜好。倫敦每年總有好幾個月是這樣，

而且全國也和倫敦差不多，所以他們養成一種沈鬱嚴重的性格，堅忍奮鬪的習慣，英國人能夠有今日，只怕叨這霧的光不少哩。可見得民族強盛，並不是靠絕對豐順的天惠，環境有些苛酷，纔真算玉汝於成哩。

## 二 威士敏士達寺

我們因旅館難覓，由徐丁二君先往巴黎布置，我和同舟諸君，在倫敦句留五日，趁這空暇，隨意觀光，頭一個要拜會的，自然是有名的「英國凌煙閣」威士敏士達寺 Westminster Abbey。我們從託拉福加廣場，經白宮街維多利亞街，到泰姆河畔，眼前屹立一長方形古寺，雙塔高聳，和那峨特式建築的巴力門毗連並立，一種莊嚴樸茂氣象，令人起敬，這便是威士敏士達寺了。我們先大略研究這寺的歷史，他是從十一世紀愛德華懺悔王創建，十三世紀末，亨利第三大加改築，到今將近千年，累代皆有增修，那西塔的門樓，還是二十年前新造。最奇的是把各時代的款式，合冶一爐，幾乎成了千年來建築術的博覽會。拿一個人作譬，好像戴着唐朝一頂進賢冠，披着宋朝一件緋袍，手拄着明朝一方笏，套上清朝團龍補掛，脚底

下還踏着一雙洋皮靴子，你想這不是很滑稽很難看嗎？然而他却沒有絲毫覺得不調和，依然保持十分莊嚴，十分趣味。我想這一個寺就可以算得英國國民性的『象徵』。他們無論政治上法律上宗教道德上風俗禮節上，都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蛻變，幾百年前和幾百年後的東西，常常同時並存，却不感覺有一些子矛盾。他們的保守性，有一點和我們一樣，他們的容納性調和性，怕很值得我們一學罷。這寺內最重要的一部分，一三七六年創始，一五二八年落成。約經一世紀半的長久日子，算起來，當繪圖的時候，隨種一株杉樹，還可以等他長成來充梁柱。他們却勤懇懇依着原定的計劃，經一百多年，絲毫不亂，絲毫不懈，到底做到成功了。唉！茲事雖小，可以喻大。試問我們中國人，可曾有預備一百年後纔造成的房子嗎？須知若是有一個人要造怎麼一間房子，這個人首先就要立定主意，自己不打算看見他成功，自己更不打算拿來享用。這個人一定是不安小就，圖個規模宏遠，明知道一生一世不能完成的事業，却要立個理想的基礎傳給別人。有了這個人就行囉嗎？不然，不然，還要後起的人和他一樣的心事，一樣的魄力，纔能把他的事業繼承

下去，不至前功盡棄。我想歐洲文明從何而來，就是靠這一點，人類社會所以能夠進化，也只靠這一點。前人常常立些偉大的計劃，替後人謀幸福，後人保持前人的遺產，更加擴充光大，人生的目的，人生的責任，就盡於是了。我遊威士敏士達最初起的，就是這種感想，後來徧歷大陸，到處見的寺院，動輒都是幾百年工程，這感想便日印日深。回想我們中國人的過去，真是慚愧無地，懸想我們中國人的將來，更是惶恐無地了。

威士敏士達，是英國國教的教會堂，是國家和王室的大禮堂，歷代君主加冕大葬，都在此舉行，却依然是全英國一般小百姓日日公共禮拜祈禱之所，就只一點，這寺又算得平民主義的象徵了。我們却爲甚麼叫他做「英國的凌煙閣」呢？因爲他又是個國葬之地，幾百年來名人墳墓都在寺中。原來這寺本王室諸陵所在，後來凡有功德於國家的人，都葬在裏頭，拿中國舊話講，算是陪葬某陵了。但他們陪葬的，不是拿王室的功臣做標準，是拿國家的人物做標準，所以政治家、學者、詩人，乃至名優，都在其列。入到寺中，自然令人肅然起敬，而且發出一種尙友古人的

的志氣。我們拿着一本『嚮導錄』要來按圖索驥了。入門西便，劈頭就是那廿四歲做大宰相的威廉比特遺像，張開手正在那裏演說。迎面一位長髮隆準的老頭兒，哈哈：這就是我們讀近世史時最熟的老朋友格蘭斯頓呀！他和他的夫人，就在這底下作永久平和的安息。啊啊，這是奈端，上頭的墓誌銘用拉丁文 Isaaci New-toni 連他名字的拼音都改了。當時受文藝復興的影響，好古實在好得有趣。這是發明蒸汽的瓦特，這是生物學泰斗達爾文，這是非洲探險的立溫斯敦。這一帶是政治家，大半自由黨名士，這一帶是詩人小說家，可惜我們學問固陋，記不起許多名字了。哈哈，這是誰？是 Sir 哈拔忒黎，是個唱索士比亞名劇的戲子，因戲唱得好，國家賞他功勞，封他一個爵，大街上不是還有他的銅像嗎？這是大畫家尼爾拉，他是法國人呀！怎麼也葬在此，他是十七八世紀時對於英國美術界最有功的，威士敏士達的外國人，算他獨一無二了。這是羅拔比爾，這是哈布頓，這是拉沙爾，這是沙士勃雷，都是些大名鼎鼎的政治家，我實在應接不暇了。進到裏層，許多王陵比外面是壯麗些，但我們對於他却沒甚趣味，草草走過罷。噯，這南廊北廊兩位女

王，一位伊里查白，一位馬麗。他們姐兒倆，生冤家，死對頭，一個要了一個的命，到此可也和解了，同在一個廟裏雙棲雙宿。還有查理第二，當他在這裏加冕的時候，大發雷霆，把那殺父之讎克林威爾寺內的墳掘了，後來克林威爾仍舊改葬遷回這寺，和他的陵也相去不遠。啊啊！這纔真叫做冤親平等，一視同仁，可見這威士敏士達，並沒認得甚麼個人，只認得一個英國哩。我們這一遊，整整遊了個了半天，真如太史公所謂『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想見其爲人，低回留之，不能去焉。』我想我們外國人，一進此寺，尙且感動到這種田地，他們本國人該怎麼樣呢？威士敏士達，就是一種極嚴正的人格教育，就是一種極有活力的國民精神教育，教育是單靠學校嗎？我國民聽呀，我國民聽呀。

### 三 一九一九年英國總選舉前政界情形

我們要參觀『世界民主政治的老祖宗』英國國會巴力門了。他是總選舉後新召集，恰好吾們登岸那一天行開會禮。我們參觀以前，要把他選舉後的政黨形勢，研究一番才好。



英國，我們都知道的，是個政黨政治的模範。他有兩大黨對立，在國會下院占多數的黨，當然掌握政權，那少數黨就在野來監督他。英國國民性，有兩種極大極重的要素，一種是愛自由，一種是愛保守，兩黨算是各各代表這兩種國民性的一面。雖然兩黨黨名，改了好多回，兩黨具體的政治方針，更是適應時代要求隨時變易；至於根本精神，却依舊是百年如一日。近年這兩個黨名，一個叫自由黨，一個叫統一黨，都是有很長遠的歷史根據，互相更迭的在朝在野。但到了十九世紀末年，兩大黨對立的原則，漸漸有些搖動了。自從一八八〇年以後，愛爾蘭國民黨發生，成了個第三黨，於是甲乙兩黨，無論那個都不能在院中占絕對多數，總須靠兩黨提攜，丙黨便成了個舉足輕重的形勢。一八九〇年以後，勞工黨發生，成了個第四黨，一黨制絕對多數的舊夢，真要從此斷念了。一八九四年，格蘭斯頓失敗以後，英國成爲統一黨的天下，恰二十年。自由黨和第三第四兩黨提攜，勢力日漸加增。一九〇五年遂占多數，自由黨內閣復現。其後兩回總選舉，統一黨皆一敗塗地，自由黨和愛蘭勞工兩黨結合益密，繼續保持政權，這便是開戰前英國政局的形勢。開

戰之始，在野的統一黨，首先表示意思，要和政府戮力同當國艱，政府亦開心見誠，願與在野黨提攜。翌年（一九一五）五月，聯立內閣成，閣員二十二人中，自由黨十二人，統一黨八人，勞工黨一人，愛爾蘭黨一人（其後該黨首領勒特門因交涉不調未入閣）故當時之愛斯葵內閣，實際上形式上完全辦到舉國一致自由統一兩黨首領，在一個內閣裏頭做同僚，算是英國憲政史上一個破天荒的新例了。（勞工黨員入閣，亦以此次爲最初）又翌年（一九一六）十二月，勞特佐治拆愛斯葵內閣的臺，結果愛斯葵逼退，勞特佐治內閣成立，幾乎把政黨政治乃至內閣政治的精神都要打破了。第一，在二十幾名閣員裏頭，挑出五位組織軍事內閣，這算是內閣之中更有內閣，質而言之，算是內閣之上更有內閣了。第二，爲網羅人才起見，好幾位不是國會議員的也入閣，這是英國憲政史的慣例，絕對不能許容的。第三，政府領袖是自由黨的勞特佐治，政府黨上院領袖柯松，下院領袖般拿羅，却都是統一黨，這是前古未聞的異象，『非政黨政治』的精神，公然表現了。要之自勞特佐治內閣成立以來，雖然戰事上替國家立了莫大的功勞，却是憲政基礎，

也着實搖動得利害。就政黨分野方面論，自由黨是分裂了，愛斯葵派和勞特佐治派分立，變成水火。勞特佐治只好利用統一黨來維持勢力，統一黨也要利用勞特佐治，慢慢的恢復政權。這便是去年停戰前後英國政界的形勢。

英國下院，本以七年爲任期，新近改短，縮至五年。（一九一一年法律）所以一九一〇年選出的國會，到一九一五年冬，早已滿期，徒以戰事方殷，無暇顧及選事。去年十一月德軍降服，勞特佐治內閣跟着就發布改選命令。當時反對派有些人主張稍緩，他的理由，因爲是選舉人許多遠征在外，不能投票，政府說是平和克復後政府種種設施，第一要求國民信任，任期久滿的國會，是否能代表現在民意，殊不可知，所以亟須依法改選。骨子裏政府是有一番作用，趁着國民慶賀戰勝謳歌功德之時舉行選舉，自然於現政府有利。但打起官話來，他法律上的理由也極圓滿。反對說當然是難不倒他了。這回選舉，各處征戍的軍人，臨時都抽調回來投票，事畢歸伍，所以有人起他一個綽號，叫做軍服選舉。這回選舉，依着新改正的選舉法（一九一八年）男子選舉權增加二百萬人，還添上六百多萬的女子選舉

權。英國多年女子參政的運動，算是有了結果了。這回選舉，不像從前各黨對壘競爭，却另外立出個聯立派非聯立派的名目來，聯立派是擁護現在的聯立政府，非聯立派反對他，兩派中卻是各黨都有，我們可以起他一個名，叫做「縱斷政黨」的選舉。聯立派中重要分子，(一)統一黨的大部分，(二)勞特佐治部下的自由黨，(三)勞工黨內和勞特佐治表同情的一小部分。非聯立派中重要分子，(一)愛斯葵部下的自由黨，(二)勞工黨的大部分，(三)愛爾蘭的統一黨，(四)愛爾蘭新芬黨。

#### 四 總選舉後之新國會

當着手選舉之初，聯立派用勞特佐治（該派自由黨領袖）般拿羅（統一黨領袖）兩個人名義發出洋洋灑灑的一篇宣言。這篇宣言關於英國將來趨勢，總算很有研究的價值。我們素來知道的，英國近幾十年來，有兩個大問題。第一是關稅問題，統一黨主張保護貿易，自由黨絕對反對。第二是愛爾蘭問題，自由黨主張自治，統一黨絕對反對。這篇宣言的要點，就是將這兩個問題，表示兩黨折衷調

和的意見。統一黨承認愛爾蘭自治，卻是關於烏爾斯達問題，仍聽其自決。自由黨承認一部分的關稅改革，對於特定的國產加以保護，農業亦力求改良，但普通物品，依然採自由貿易的原則。這篇宣言，分明表示兩黨歷年各走極端的問題，往後着實接近交讓，這總算英國內政上一番新空氣了。其他關於和議問題，軍備問題，徵兵制度廢止問題，都有主張，無非用種種法子投合國民心理。那邊非聯立派，卻沒有什麼旗幟鮮明的主張拿得出來，又不敢對於現在新立大功的勞特佐治政。府昌言攻擊。他們惟一的武器，就是說聯立主義破壞政黨政治的大原則，危及憲政基礎，這話誠然不錯呀！但在那熱辣辣一團高興沈醉戰勝的多數國民，卻聽不進耳朵來，那愛斯葵內閣當時不滿人意的舉動，（如反對福煦做總司令之類）卻人人都是記得。所以選舉下來，聯立派全勝，非聯立派一敗塗地。選舉揭曉，是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正當我們從上海起程的第二天，我們到香港就看見路透電報告的結果如下。

內統一黨三三四名

勞特佐治自由黨一二七名

勞工黨一〇名

非聯立派 合計二二六名

內統一黨四六名

愛斯葵自由黨三七名

勞工黨六五名

國民黨二名

新社會一名

愛爾蘭國民黨七名

新芬黨七三名

無所屬五名

議員總額七百零七名。政府方面的聯立派占了四百七十一名的大多數。還

有非聯立派內之四十六名統一黨，大半是從愛爾蘭選出，對於一般政策，還是贊成政府，實際上政府派優越數算是三百二十七名了。這回選舉結果，可以特別注意的有好幾點。第一，反對派頭一把交椅的黨魁開戰當時的首相愛斯葵落選，其餘自由黨名士約翰西蒙，郎士門，麥堅拿，和勞工黨黨魁翰特遜，墨克多那，士腦頓等輩，都紛紛落選。反對派失敗的程度，可算空前絕後。第二，統一黨兩派合計共得三百八十名，一黨制絕對多數，算是二十五年來久已不見的現象，他們黨勢是完全恢復了，隨時可以把勞特佐治一脚踢開，自己獨力組織內閣。第三，愛爾蘭是主張獨立的新芬黨，占了全勝。主那自治的國民黨，賡得幾名敗鱗殘甲。新芬黨議員全體不出席，要在達布陵組織起自己的國會來。愛爾蘭問題越發要發生新困難了。第四，勞工黨雖然有幾位首領落選，但議員總數，畢竟比前次增加，現在反對各派中的人數，推他做巨擘，居然占了在野黨前面一排的椅子。實在是英國議會史中破天荒一件大事。第五，女子參政權是得到手了。那些太太小姐們對於他自己的同輩，卻像不大信用，英蘇等處，一個女議員都選不出來。只有一名，卻是愛爾蘭

的「新芬」始終未見出席。記得臨出京時，英使朱爾典和我錢行，席上談起英國人物，他說：「閣下到英國，有一個人非見不可。」我問：「是誰？閣下能否替我介紹？」他說：「連我也不知道是誰。」我說：「奇了！不知是誰，怎麼叫我去見？」他說：「據說這回女議員總有一名選出，你不該去鑽個門路一瞻顏色嗎？」說罷了彼此啞然大笑。可惜這回獨一無二的新芬黨女議員馬基維夫人，我因為沒到愛爾蘭，竟自不得一見了。閑話休題，英國新國會現在這種形勢之下，將來政界該生出怎樣的變化呢？據我看來，或者是政黨分野，從此根本改造，勞特佐治派的自由黨和統一黨變成永久的結合，據他們的宣言，像很有這個意思。果然如此，那麼，愛斯葵派的自由黨，當然和勞工黨結合起來，漸漸成個強固的在野黨。但這種改造，是否就能辦到，著實難言。統一黨人性格，有點根本和自由黨不能相容。勞特佐治一派，在自由黨中尤稱急進，自然和統一黨距離更遠。還記得一九一〇年勞氏提出他那社會主義的財政案，統一黨簡直拿他當洪水猛獸看待，說從今便會水乳起來，到底有些不像。況且勞氏又是個識時務的俊傑，他安肯事事遷就統一黨和勞工



黨爲難，逆了世界的新潮流。統一黨卻是占絕對多數，可以制勞氏死命，萬一決裂，勞氏倒有些爲難。還是回娘家呀？還是自立門戶？回娘家似乎有點難爲情，若要從自由統一兩黨中各挖出一部分來自立門戶，只怕也非容易。今日的勞氏，自是算時代驕兒，同時或者已經變成儒林外史說的「小小一條亢龍」也未可定哩！這且不必管他，好在英國政治，不是人的問題，一個人失敗成功，並沒什麼了不得的影響。卻是現在「縱斷政黨」的現象，我敢說他斷斷不能久長，不久依然還是變爲兩大黨。勞工黨卻要「附庸蔚爲大國」，從前當自由黨的小兄弟，往後只怕要當老大哥了。我們已經把政黨情形，研究得有些眉目，就往議院旁聽罷。

## 五 下議院旁聽

原來巴力門是上下兩院的總名，兩院同在一座房子裏頭，自成院落，我們未到議場，先將全部規模看過大概。你看！這警察好奇怪呀！個個都像紅樓夢上的史湘雲，脖子上帶着朝珠一般的金鎖鍊，鍊上好漂亮的一個金麒麟。入門左手邊那像一個舊木廠的是什麼地方？是從前查理第一的餐房，臺階下那塊石，查理就站